已交往背景
summary:聪明人都害怕爱，爱让他们失控，面目可非，自己的心也不再属于自己。但爱本不应该是一件让人害怕的事。

放学铃响起，学生们同往常一般鱼贯而出，Morty也一样，他慢吞吞地收拾好书包，还没等他拉上拉链，就听见外面传来熙熙攘攘的动静，还有女孩们的惊呼。他一把扯出书包，冲出教室门，走廊放眼望去全是人，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围着储物柜。幸好Morty身形也不大，从人群里钻了钻，挤到了前排的位置。

这是在干什么？表白？Morty愣愣地看着一个女孩捂着嘴，热泪盈眶地看着自己的储物柜——敞开的柜门虽然遮住了Morty大半视野，但是仍然可以看见鲜艳的花瓣。

“Dude, what's going on here？”Morty用手肘戳了戳旁边的同学，盯着人群中的那个焦点好奇地问。还没等那个同学说话，一边的女同学抚着胸口，语气羡慕地开口了:“喔……这也太甜蜜了吧，Ben向Marry表白了，用鲜花填满了她的储物柜。”表情看起来也很感动，仿佛她也是被表白的那一个。

“——How romantic!”

Morty愣愣地看着那个女同学，又看了看微笑着抹眼泪的Marry，想继续问什么，话却被人群的惊呼打断了，另一个主人公Ben在众人的惊叹声中弹着吉他出现了。他红着脸唱着自己写的歌，真诚地向Marry单膝下跪，从怀里拿出一枝玫瑰，双眼都是面前这个他深爱的女孩，嘴里的歌词唱着:“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女孩想也没想同意了，在大家的欢呼和鼓掌声中，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Morty心里觉得高兴，有情人终成眷属，也跟着鼓掌，同时又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他说不清楚。等人都散开之后，打开了自己的储物柜，所有的东西都在原来的位置，甚至没有恶作剧。他忘记自己为什么突然打开储物柜，可能是要拿什么东西吧，但他记不起自己要拿什么，站在柜门前发了一会呆，最后只得轻轻合上。他低着头背着书包跟着人群一起出来的时候一路琢磨着，这种奇怪的感觉在出校门时听到其他同学津津乐道这件趣事时达到了顶峰:

“天呐，Ben也太会制造惊喜了。”

“Yeah~He's a total romantic master. I'm so jealous of Marry. ”

Romance.

Morty站在路边，盯着那两个走远的背影。是啊，多浪漫，还没人给他送过那么多花呢，他嘴里咀嚼着这个词，一时半会没法参透什么是浪漫，也不知道这种随之产生的，怪怪的感觉是什么，一说到浪漫他就隐隐的全身浑身难受，全身上下的细胞都因此躁动着，但是这种联系又隔着雾般让他无法看清。

“If only someone would be this romantic to me!”女孩笑着继续说。

是啊。Morty的心自顾自地回答了女孩的话。

不由自主的一句话把Morty自己也吓了一跳，他反应过来，还没来得及给那种感觉对上名字，就下意识抬头环顾四周，紧张地盯着女孩的反应，确保自己刚刚没有把心声说出口。

“你在看什么呢？新喜欢的女孩？我要帮你瞒着你男朋友吗？”Rick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抱着臂看他。Morty连忙摇头，没继续盯着那个女孩，他心思重重地拉了拉Rick的袖子:“……别乱说，我们回家吧。”

Morty这幅心不在焉的样子一直持续到了晚饭时间，连Summer都注意他兴致不高，她刷着手机问:“你到底咋了，分手了？”

“没什么……”

“那就是有什么。”Jerry了然地说，慢慢切开了鸡肉。

“Come on, Morty，大家都很担心你。”Beth皱着眉，关心地看着他。

“是啊，说出来吧，你又不是第一次把grandpa当许愿机了。”Summer的眼睛偶尔移开手机屏幕，瞥了他几眼。Morty愁眉苦脸地抬头，发现Rick也看着他，在家人关心的目光下，他犹豫了片刻，张嘴准备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他还没来得及吐出一个音节，Rick突然露出严肃的表情，迅速转过身掏出激光枪对着车库方向开了一枪，子弹刚好打在从金色传送门里走出来的EM身上，又被力场弹开。EM没什么表情地把一个银色的小玩意丢给Rick，语气很不耐烦:“三天。不许偷听，不许偷看，更不许跟过来。没事不要给Morty发消息。”

“你这烦人的混蛋，没看到我们一家人在吃晚饭吗？！”Rick表情更臭了，举着枪没动。

“说这话是在邀请我吗？”EM懒得理他，绕过Rick，走到Morty旁边的位置拉开椅子坐下，歪头对着Morty耳语:“吃快点，等会跟我走。”

Morty眨了眨眼，疑惑地看着他。Rick又面无表情地对着他开了一枪，为了防止反弹到Morty身上，EM只能稍微后仰拉开点距离，子弹擦着Morty的鼻尖打在EM的力场上，弹飞的激光又从Jerry头顶飞过。

“Geez！”“Rick！”父子俩被吓一跳的声音同时响起。

“我是在说你没礼貌，自恋的臭小鬼。”Rick哼了一声，把枪和那个小玩意收进衣服口袋里，继续吃他那份土豆泥。

“谁在乎你怎么想？”EM眼皮都没抬一下，抱着臂没动。Beth看着那张除了戴着眼罩，其他几乎和自己小儿子别无二致的脸，去厨房拿了一个盘子出来，摆在EM的面前，还没等EM皱着眉拒绝，Beth就往他盘子里分了一份鸡胸肉，土豆泥和蔬菜。

“别找借口，即使是‘Evil’Morty也要吃晚饭。”

“你儿子没告诉你吗？我能把你爸打个半死。”

“你现在跟我儿子一样大。”

“……这不意味着我跟他身体素质一样。”

“Whatever you said, 但是你只要在我们家那就是一个十四岁男孩。”Beth低着头，吃着她的那一份晚饭，没看EM皱起的眉头。

EM明显还想再说什么，发现Morty正在偷偷往自己盘子里搬他不想吃的孢子甘蓝，他把自己盘子挪远了，没继续反驳Beth的话，把盘子里原本属于Morty的孢子甘蓝还了回去。

“我只给你了三块。”Morty对着盘子里多出来的一块孢子甘蓝不满道。

“还有一块是惩罚。”EM面不改色地说，用手指激光销毁了剩下的孢子甘蓝。

“Morty，你这周蔬菜吃的太少了。”Beth皱着眉看着他。

Morty垮着脸，生气地盯着EM和Beth，但是两人都没有要理他的意思。明明他们俩刚才还是敌人的！Morty不高兴地插了一块蔬菜，偷偷腹诽。结果现在他们却很快统一了阵营，组成了“监督Morty吃蔬菜”联盟。

等着吧！你们的联盟危如累卵！

同时被两个人背叛的Morty只能耷拉着嘴角地把难吃的孢子甘蓝全吃了，以至于吃完饭之后好一会，他嘴里还是一股苦味。

“话说你们刚才在说什么三天。”

见他问了，EM明显幸灾乐祸了起来，他不顾在Morty背后咬牙切齿拼命摇头的Rick，扬起眉毛，勾着嘴角：“当然是你外公把你卖给我咯。”

“什么？！！你怎么又这样！”Morty怒火中烧地回头瞪着心虚的Rick。

“Morty……”Rick抬起手想解释，EM却没给他机会，他勾着Morty的肩膀，用手轻轻抬了抬Morty的下巴，贴着他的脑袋，语气亲昵：“Quick, say bye-bye to your kissy grandpa, good boy~”

话音刚落，EM马上就恢复往常那种死了姥爷的表情，没给Morty说话的机会，牵着他的手转头打开了金色传送门。Morty一边回头怒视着Rick，一边跟着EM走进了泛着金光的传送门里。

传送门的另一边是他熟悉的基地，巨大的落地窗播放着美得一成不变的落日，穿着燕尾服的管家机器人走上前，自然地接过了EM手上的传送枪，又端上两杯奶昔，还跟Morty打了个招呼。Morty同机器人管家挥了挥手，走到沙发边扑了上去，把脑袋埋在柔软的棉花里，旁边的沙发坐垫微微下陷，EM把奶昔摆在面前的矮桌上。

“你从学校回来之后好像不是特别高兴。”EM撑着胳膊，下巴搭在手心，侧过头看着那个埋在沙发里的后脑勺。Morty挣扎着翻了个身，支起上半身，瞪大眼睛问：“你监控我家？”

“偶尔看看。”EM漫不经心地回答。

Morty狐疑地盯着EM的眼睛，忽而笑了起来：“所以你在关心我吗？”

“真自恋，也允许我偶尔会好奇笨蛋今天都在烦恼什么吧。”EM伸出手摸了摸Morty的脸蛋。

Morty蹭着EM的手，少见地沉默了，慢吞吞躺回沙发的怀抱里。EM没有催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继续喝他那杯奶昔，同时操控基地的大显示屏挑选游戏，眼罩里的搜索引擎在访问一些星际网站检索着适宜探险的星球。

“Ben向Marry表白了……”Morty看着天花板，缓慢回想着当时那种奇怪的感觉。

“你喜欢他们俩其中的哪一个？还是都喜欢？他们知道我的存在吗？”EM甚至没有回转头看他。

“不是啦！这什么刻板印象太过分了……”Morty气呼呼地支起身，用脑袋轻轻撞了一下EM的腰侧，然后毫不客气地枕着他的大腿继续回忆：“Ben往Marry的储物柜里塞满了鲜花，我对惊喜这种事已经很习惯啦，无论是你还是Rick都经常给我制造，呃，如果那也算的话，总之也是惊喜吧！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但是……我第一次发现，浪漫这件事好像确实不太一样，原来是那么令人艳羡，又唾手可得吗？”

“只是塞满鲜花，我就觉得很浪漫了，而且这种感觉好像比惊喜带来的感觉还要牢固一点，持久一点，就像我哪怕提前知道了Marry的储物柜全是鲜花，我看到那些鲜花倾泻而出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浪漫，即使是现在或者以后回想起来，也会觉得浪漫。”

Morty缓缓说着。EM倒是低下头看着Morty的脸，他眨了眨眼：“所以？”

“所以我当时出校门的时候，一定是在羡慕吧。我也想要那样的浪漫，值得我回忆一辈子的那种。”Morty语气变得很坚定，确认地点了点头，果然是在羡慕吧，他给当时那种几乎要化为实质的渴求归类着。当时一定是在渴望这种可以牢记一辈子的记忆，可以让别人羡慕他就像他羡慕别人一样的经历，就像他渴望着那些其他人这辈子都无法接触的冒险一样，让他独特，与众不同，与做一个普通的初中生这件事彻底无缘。

EM垂着眼继续盯着他，像是在沉思，又像只是单纯地盯着他。

“你很想要？”

Morty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话八成是造成了什么歧义。不会是打算把学校塞满鲜花或者变成鲜花之类的吧……EM完全是做得出这种事的人，大概聪明人的脑电波就是不一样。于是又继续解释：“我已经不是很想要塞满什么地方的鲜花了，特别是储物柜。你知道的，别人做过了，再模仿就会有点老套，我比较想要那种……”Morty哈哈了一声，为了岔开话题，绞尽脑汁想了想又继续说：“你懂吗？那种独特的，别人办不到的，最好是宇宙级别的。”

EM抬起头，不咸不淡地嗯了一声：“胃口真大。”

其实，要是你把我的储物柜塞满鲜花，我也会很高兴的。Morty盯着EM的下颚，看他懒散地盯着屏幕，手指一下一下点着自己的脸，似乎没有放在心上的样子，最后没有说出口，只是抿着嘴挪开目光，沉默地看向别的地方。

第二天他们去了一个很美丽的星球，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旅游天堂，开发程度高的同时仍然保留着特色的风景。高大的植物开着各色的花，驯化程度高的动物时不时挤过来毛茸茸的脑袋，温顺地蹭蹭Morty的小腿，还有永远保持着浅粉色的天空，时不时可以看见流星闪烁着划过。Morty亮着眼睛跟EM手牵手闲逛着，街道旁边的流动摊位也打扮得精致又夺人眼球，他兴致冲冲地买了不少纪念品，瞥见一旁的EM兴致缺缺的样子，虽然他的表情一如既往是这样，但此时注意力好像已经不在这了。Morty确实习以为常他那副对什么都不太感兴趣的样子，可就他们俩之前约会的经验来看，他就算真的不感兴趣，也不会表现得这么明显，像现在这样对他说的话反应慢半拍，至少会站在旁边看他挑选，摆着懒洋洋的表情认真听他对这些美丽废物叽叽喳喳地点评。Morty压下心中的不解，只当他确实对这种漂亮的小玩意没兴趣。

在一众新奇的外星产品里，他看到了熟悉的东西——对戒，外星人难道也有这种观念？他好奇地拿了起来，两枚小巧的戒指安静地躺在盒子里，材质类似水晶。老板见他感兴趣，立马介绍了起来：这是本土原住民斯内尔人戴的一种饰品，它们叫它晶环。晶环对斯内尔人来说意义重大，会跟随它们一生，是一出生就由家人准备，亲手佩戴在触角底部的饰品。直到它们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时，才会忍痛脱下触角上的晶环并交换，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个斯内尔人的触角下有着两个不同的晶环，就说明它已婚了……

Morty一边听着一边往手指上套，尺寸居然刚刚好，他能戴那EM就一定能戴，他想着，往下又套牢了一点。戒指一碰到指根的皮肤，就开始发出浅浅的微光，透明的材质里还有微小的星光在流动。

“听说猿人情侣们有佩戴一对环形饰品来表示自己名花有主的习俗！我看这个就很合适呐！你们，你们是兄弟吗？呃，兄弟也可以戴哈哈……！”老板注意到他的动作，立马推销到。

“Geez……这真的太美了……”Morty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那枚戒指，星光好像穿过水晶落了他的瞳孔，在浅蓝色的双眸里遨游，仿佛他第一次注视星空。

“你喜欢这个？”EM像是终于回神，走到他旁边，看了眼戒指，皱着眉问。

Morty见他不是很高兴，有些莫名：“怎么了吗？”

“……这个太随便了吧。”EM指了指摊位，又指了指这个摊贩。

“什，什么……少自作多情了！而且，我又没说要拿来当情侣对戒……我，我买来自己戴不行吗？”Morty握着戒指有些难堪地移开目光，小声嘟囔。

“不行。”EM脸色更不好看了，他夺过Morty手里的戒指，放回摊位，拽着他强行走了。Morty恋恋不舍地转头看了几眼，心里嘀咕EM突然发什么疯，计划着找个时候自己偷偷来买，但无论如何，眼下只能跟着EM一起离开。这么一出，Morty更加不开心，他幽幽地看着EM的背影，想质问他刚刚为什么在旁边走神，刚张开口，又想着还是不要让这个小插曲毁了今天的约会。他想来想去，想了很多东西，最后还是在心里很快给EM找好理由，暂时原谅了他，跟着EM一起走进这个星球最有名的场馆，他们的目的地：全星系设备最好的电影院。

此行要看的这部电影火了好几个星系，火到座无虚席，虽然Morty对外星电影实在是不抱希望，却也好奇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火，抱着猎奇的心态，他央求着EM带他去看，闹了好一会EM才装模作样地松口。不知道哪来的门路，EM在最火的电影院订到了两张一票难求的电影票。

其实你也想看吧？Morty在EM得意地向他展示电影票的时候突然福至心灵地说到，EM沉默了一瞬，讶异地挑起眉，摸着下巴问：“怎么突然变聪明了？”

刚好这家电影院坐落于一个有名的旅游行星，于是他们干脆在这里玩了一会。

演员的长相确实难满足所有人的审美，毕竟众口难调，但全宇宙对情感的理解似乎都用的一套逻辑。即便演员长得实在是难以言喻，但叙事和拍摄手法都太好了，电影院里渐渐响起了抽噎的声音，当然包括Morty。

God，原来外星人也能拍出这么感人的故事吗？Morty一改以往的坏印象，咬着唇泪流满面，觉得胸口闷闷的，肋骨间被导演塞得满满当当。身临其境的拍摄手法和复合认知同步观影设备让酸涩的感觉在心中百转千回，饱满的情绪占据了他的思绪，本就敏感的性格让Morty一下子产生了许多想要抒发的东西。他转过头，开口想和EM讨论一下，却见他垂着眼，不知道是不是在发呆，但明显没在看电影。

……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是也想看这部电影的吗？刚刚还能替他解释的Morty现在也无法为频频走神的男朋友辩护了，呼之欲出的委屈让他皱起了眉，戳了戳EM的手背：“你真的在看吗？”

“我看了。”EM面不改色地把眼罩里的控制系统暂停了，调出了另一个界面开始搜索这部电影的剧情。

“那你为什么不哭？”

“泪点高。如果你想要拿这个作为判定标准的话……”EM说着，调动鼻腔后面的机体通过强行控制局部的体温制造了一点冷凝水，从泪腺排了出来，他转过头面朝着Morty，眼角挂着泪，勾着嘴角逗他：“对这个满意吗？”

Morty却不为所动，他蹙着眉，看起来似乎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又带着潮湿的哀伤。为什么要对我说谎呢？为什么不跟我解释呢？难道我就这样让你无法信任？电影里的女主角哭着说，声音回荡在影院里，让他也流着泪，仿佛电影里那个被深深伤害的主角现在就是他。

他对着属于自己的另一个主角，脸庞湿漉漉的，泪痕在电影光下泛着冰凉的冷光，胸口的棉花被泪雨浇透了，不再柔软又充盈，只剩下沉甸甸的酸涩。Morty定定地盯着EM看了一会，连EM都开始觉得有些心虚时，他才开口：“所以果然是骗我的吧？”

“什……！”EM还没说完，Morty就微微抬起身子凑近EM的脸，伸出湿软的舌头舔掉了他眼角假扮成眼泪的冷凝水。他睁大眼，愣在原地，看着Morty面无表情地坐了回去，然后转过头盯着荧幕不再理他。

什么味道都没有，骗人精，Morty想，决定这次先不原谅他了，眼前又泛起一片朦胧，眼眶本就吸满了泪水，又酸又涨，眨眨眼就会有热乎乎的难过溢出来。

明明已经演到了包汉堡的情节了……Morty抬手擦了擦眼泪。

EM望着Morty的侧脸，柔软的脸庞还泛着水光，委屈是一个小钩子，连带出一连串丝絮般的情绪，这些眼泪真的百分百因为EM而流吗？Morty自己也说不清楚，毕竟氛围那么好。但EM观察了一下眼下的情况，觉得自己肯定是主犯没跑了。

看来是真的生气了，EM想，这次怎么这么不经逗？他牙关紧了紧，反思了一下，不过好像这次确实是自己有点过分。

“冷凝水之前引起过短路，还会腐蚀我的控制芯片，所以很早之前我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加上我坚持认为这世界上根本没有需要我制造假眼泪的场合，所以也就没有任何储蓄冷凝水的系统。”他思考了片刻，垂下眼开口解释着。

“所以？”Morty仍然不看他，冷淡地望着屏幕。

“对不起。”EM的眼眶再度湿润起来，冷凝水像真实的眼泪一颗一颗从眼角滑落，泪眼汪汪的样子好像真的在哭。

“但这已经是努力后的全部了。”EM去牵他的手，让Morty的手掌贴上自己的脸颊，有些冰凉的液体沾上Morty温暖的手心，让他下意识弯曲了一下手指。

“你知道我不是在生气这个吧。如果，如果你是诚心道歉，就对我发誓。”Morty看他这副流着泪的样子，心先软了一半。这家伙肯定是故意的，明明知道自己没法对着他垂泪的模样发火，哪怕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眼泪。但是就这样轻而易举原谅他，那自己的真眼泪不是白流了吗？

“我发誓以后不对你撒谎。”EM沉默了一会，缓缓开口道。

保证，誓言，承诺，这些在他当总统之前就已经说了无数多个了，当上总统的之后更是毫无节制地信口开河。但上帝仍然没有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想来上帝也是个有口无心之人。或者，上帝已死。

他从来不想承诺到太远的未来，他了解自己，也了解宇宙，量子态演化路径是难以预测的，诺言并非牢不可破，总有那几亿分之一的情况。即使他只确定他在婚礼上交换的誓词百分百真实且有效而其他一律不保证，但眼下当务之急是先把男朋友哄开心了。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实情？”Morty摸着他的脸，把那些冷冷的液体擦掉。EM亲了亲他的掌根，黏人地紧贴着Morty柔软的手掌。

“大概率是今晚，再等等好吗？”

Morty点点头，发现心虚的人果然格外好说话，轻而易举就将承诺给了出去，虽然他知道这些诺言最后可能都会在各种理由下化为灰烬，他不是第一次被眼前这个家伙骗了，但他总是心甘情愿地一遍又一遍去相信。Morty总是这样不是吗？

背景里的男女主在互诉衷肠，Morty的心情却全都不在这了，都怪EM，他感觉到EM握紧了自己的手，凑过来嘴唇碰了碰Morty的脸蛋，鼻息扑在他的脸庞上，张开嘴轻轻咬他，牙齿蹭过皮肤时有着微妙的触觉。Morty捂着脸躲了一下，瞪了他一会，最后还是泄了气，红着脸去贴了贴EM的嘴唇。EM笑了起来，扶着他的后颈加深了这个吻，同时在眼罩里把质量坍塌轨道的最后一环调整好，摁下了启动按钮。

之后的行程里EM果然看上去认真了许多，虽然Morty已经同意等EM主动说刚刚都在分心鼓捣什么，但还是颇为狐疑地盯着他，EM立马对着露出了一个体贴又温柔的微笑，让Morty联想到了瑞城里穿着白衬衫的那个他，假惺惺的，不怀好意的。他瞬间觉得有些恶寒，我后悔了，Morty看着EM的脸说，EM收回了笑容，又摆上了以往的那种表情。

“好难哄。”

“哼，倒打一耙！”Morty从前台拿过两杯橙汁，递了一杯到EM手里，两人牵着手走向停车场。飞船起飞的时候，Morty趴在车窗上，望向那条布满移动摊贩的小集市，他长久地凝视，似乎是要把那条街的样子刻在脑海里。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还有晶环在卖，Morty想着，转过身不再看逐渐远去的星球。

接下来的行程就很简单了，他们去了一趟披萨星球，又去了一个人迹罕至但开满鲜花的小行星，用EM的话来形容就是：“一个花多到让你以后看见花都恶心的地方。”

根本不恶心，Morty只是在飞船上远远望了一眼，就开始替这颗小星球申冤了。即使心里已经有所准备，Morty一下飞船还是被一望无际的花海震惊了，飞船停下时引起的气流掀起浪一样的波纹，起伏的花瓣轻柔地蹭着Morty的手指，逗得Morty缩回手，咯咯地笑起来。这里的晚霞居然跟地球是一模一样的，火红的飞霞从视野的尽头一直蔓延到身后，气态恒星的余晖像火焰一样燎起云的金边。Morty舒服地展开双臂，晚风裹着花香扑面而来，穿过他的指缝，描摹着他身体的形状。他感受到风的抚摸，真切地确认到自己的存在，他的身体，他的意识，他的呼吸，他的一切都在风里变得具体起来。Morty闭上眼睛，享受这种全身心都投入的轻松。

“这么好的地方居然没有人来？”

“远，偏僻，宇宙那么大，这里还是我到处乱逛的时候发现的。况且花期也短，换算一下大概也就三四天，我们但凡来晚一点这些花就全谢了，商用价值不够高，自然就没人营销。”EM摊了摊手，显得很可惜似的，Morty哦了一声，有些舍不得地蹲下身抚摸这些花朵。

“可是这里真的很美，说真的，我会为了这些花提前三天从家里出发的。”

Morty轻轻叹了口气，他很喜欢这里，但等下次来估计要好久以后了，他在心中双手合十，默默祈祷这种好地方还是不要被发现比较好，就算被发现了，也不要太多人发现，这颗星球值得有人欣赏，但不是那么多人。他还想等下一个花期的时候跟EM在这里野餐呢……

“嗯哼，i agree，所以即使是这样……”Morty闻声抬头，见EM弯着腰，手指上挂着用于星球屏障认证的密钥。

“我还是买下了这个星球。不过，这个好女孩现在是你的了。”他弯起眼睛勾着手指，密钥在Morty面前晃了晃，浅蓝色的电子辉光在EM脸上闪了闪，像一层淡淡的水光，Morty却觉得那层微光好夺目，让他根本挪不开目光，他愣愣地看着EM的脸，下意识嗫嚅了一下嘴唇，看了看EM那张笑意盈盈的脸，又仔细看了看微微晃动的密钥——明晃晃地昭示着他脚下踩着的土地，头顶大气层的空间，乃至星球上开着的每一朵花，现在都是他合法合规的私产。

“——Holy shit！这也太酷了！”Morty终于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他超大声地喊，激动地扑到EM身上，手臂勾着EM的脖颈将EM撞得往后退了一步。EM抬手虚扶着Morty的腰，让他可以在怀里小幅度地蹦蹦跳跳而不至于两个人一起摔倒。他红着脸，颇为得意地哼了一声，语气里带着不屑：“在储物柜塞满鲜花是初中生才会用的手段。”

Morty没去纠正他也是个初中生，更没纠正普通初中生怎么可能会去买个星球来就只是为了它上面遍布的花朵。他兴奋地握紧了密钥，松开搂着EM的手，扑到花堆里翻滚，EM在旁边抱臂看着他像小狗一样肆无忌惮地在地上拥抱着这些漂亮的植物，没忍住笑出了声。

“那我们下次花期还可以来了？”

“理论上来说，是随时都可以。你外公虽然是个烂人，但是他的发明确实不赖。我猜你也不想听太复杂的，那我就简单说了：Rick有一个可以暂停生物活动的技术，跟时间暂停的区别是不会被时间警察抓，加上我做了一些改造，所以现在这个星球的花期被我暂停了，只有等我想让它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它才能进入。”

“太好了——！”Morty愿意把今天放进为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前top10。

他一手捧着花束，另一只手兴高采烈地抓起一大把花瓣，朝天空一撒，花瓣像蝴蝶一样扑棱着四散而开，他高兴地转头对着EM扬起了笑容。

“看！”

在纷飞的花瓣里，EM盯着那个幸福的笑脸，白皙的脸庞贴着娇嫩欲滴的花朵，明媚得好像落下的太阳又从这捧花束里升起了，可这颗星球的恒星明明还挂在远处的地平线上，那眼前又是谁的中心天体？

我记得时间流速并没有修改过吧，他愣愣地想，为什么偏偏这一秒这么长？EM迟缓地眨眨眼，感觉自己的肺部被填满了那些Morty随手扔出去的花瓣，胃也饱胀，花瓣一直溢到气管，让他喉咙发痒，控制不住地想要说话，声带却被花瓣堵得严严实实，很显然现在只需要一个喷嚏，就立马会有一堆花瓣从咽喉深处喷涌而出。Morty笑着扭过头，转身想把花抱进飞船里，还没等他迈出去一步，手腕就被EM抓住了。脚步被生生打断，Morty疑惑地回头看向他。

不要走，看着Morty的背影，EM睁大了眼睛，动作比意识更快，他张开嘴，努力了很久他的发声器官才重新运作。

不要走，他的嘴唇轻轻闭合了几次。

“留下来。”

为了我，如果你也因此幸福，就留下来。Morty不解地歪着头看他，好像随时都要抽出手回到过去，这让EM感到一种莫大的恐慌抓住了他。

你在害怕什么？EM，此刻你正切身体会着幸福的定义。难道幸福让你痛苦，让你如履薄冰？

Morty看了他好一会，甜甜地笑了起来，反握住那只微微颤抖的手。

“我们应该回家了。”

今天的冒险圆满结束了……吗？EM看着躺在床上已经准备好休息的Morty，见他看过来，Morty还拍了拍旁边的位置示意他躺下。

“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EM不满地抱着臂。

什么啊，还有？Morty快速地在脑内回忆了一遍，今天过得挺开心的啊……突然他浑身一僵，EM见他想起来，抱着臂哼了一声：“答案在我的实验室。平时没事就把基地翻个底朝天，今天怎么倒是老实了。”

Morty吐了吐舌：“上次不是你叫我没事别进你实验室吗？”

“我又不是第一次讲，之前怎么没见你这么听话？而且我回来之后在实验室里没动静整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你也不来关心一下我？”

Morty支支吾吾看一会，最后选择假装没听到他颇有怨气的反问，叉着腰气势汹汹地下床走向了EM的实验室。我给过你逃跑的机会了！Morty将地板踩得砰砰响，撸起袖子，姿态仿佛抓奸的正宫，他倒要看看实验室里究竟藏着什么！

EM没有撤销他的实验室权限，他一凑近实验室的门就自动打开了，横冲直撞的动作被强行止住，踉跄了一下差点摔进去，Morty扶着墙壁稳住脚步，抬头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人，仔细扫了一遍实验室的台面，除了多了一个他没见过的黑色丝绒盒子，其他都是EM的东西和他的杂物……等等，盒子？

哈！我就知道！Morty像是抓住老鼠尾巴的猫，得意洋洋地拿起黑色丝绒盒子，但很可惜他是一只小狗，抓到的自然也不是老鼠的尾巴。他自信满满，仿佛早有预料，毫不犹豫地打开小盒子，质问的话已经准备好，就停在舌尖——在看清是什么之后，那副自得的表情瞬间凝固在了脸上。他死死盯着盒子里侧，原先的表情逐渐消失了，得意的笑容转移到了靠在门框上的EM脸上，他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咖啡杯里的牛奶。

真正的猫在洞口漫长的等待终于等到了他想挠的那个，不停探来探去的狗鼻子。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Morty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他难以置信地深吸了一口气，咿咿呀呀地指了指EM，又指了指自己。

“你！你你你要跟我订婚至少要让我知情吧！”Morty一只手使劲抓着小盒子，盒子的边缘几乎要嵌入掌心，他另一只手指回EM，不可置信地大喊。Morty感觉全身上下的血液都倒灌进脑袋里了，让他头晕目眩，但指尖冰凉的触感又告诉他一切都是真的，他再次摸了摸这个精致的环形金属。

Jesus Christ，他没有在做梦吧。

“这不是订婚戒指，订婚戒指我还没设计好……而且你现在根本就不会同意跟我订婚吧，我不接受开放关系的grandpa boy，你跟我订婚了之后就只能Morty And Morty One Hundred Years了我告诉你。”

“妈妈不会同意我这么早结婚的……”Morty抱着小盒子心虚地移开目光。

EM嘁了一声，没继续这个话题：“不戴上看看？”

Morty低头拿起盒子里银色圆环，很朴实，没有太多雕刻的纹饰，像一个精美的银戒。

“你忙了一个早上就是为了这个小玩意吗？”

EM低低嗯了一声，耸了耸肩：“因为你手上的是一颗大质量恒星湮灭后留下的中子星金属地壳，要等恒星自然死亡实在是太久了，所以加速超新星爆炸占用了一点时间。”

“等，等等等会！你说什么？！”Morty大惊失色。

“意思是在我跟你约会的时候，我远程谋杀了一颗星星做戒指。”EM看他这副下巴都要掉下来的样子，挑起眼睛，心情很好地给他翻译了一下。

“那，那怎么不重？也不烫，oh geez，这合法吗？我真的觉得我在做梦！”

“密度释放，局部真空转移热量。真抱歉你男朋友略懂一点物理学和材料学。”

“至于合不合法，灰色地带，你懂的。除了你也没人想要招惹一个可以解体恒星的疯狂科学家了。”EM故意朝他wink。

Morty惊叹着把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看了看，在实验室的白光下仍然泛着温润的光泽，他欣赏了几眼，突然上面浅浅纹路亮起了浅黄色的光，像一条金黄色的河流重新淹没了河道，这道光并不刺眼，倒像是浅色的黄金装饰。

“哇哦！”Morty惊呼一声。

“当然，你要是不喜欢这个，那什么晶环我也买了。”EM假模假样地从不知道哪里掏出了Morty当时在集市上看中的那一对晶环放在实验室的台面上，很大方地摆出来给他挑。Morty闻声低头，想仔细看几眼，确定一下是不是当时他在摊贩那看到的那副，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马上爬上了后背，他收回想要继续探究的眼神，很有眼色地抱着EM的胳膊，脑袋搭着他的肩膀，语气腻歪：“我不要那个晶环了，我最喜欢你送我的这个。”

“最？你拿谁跟我比？第二喜欢的是这个晶环吗？”EM挑着眉，低头看他。

“我只喜欢你送我的。”Morty火速改口，美滋滋地欣赏起无名指上的戒指。我男朋友才是Romance Master，哪个同学能想到他现在把星星戴手上呢？

“怎么只有一个？”

“笨蛋，另一个当然在我这。”EM牵着Morty的手回到卧室，Morty低头，捏了捏EM光洁的左手，又去拉EM的右手，一样的干净。

“你为什么不戴？”Morty眼神一凛，站在原地停了下来，抓着他的手不让他继续走。

EM沉默了片刻，用机械臂把他抱了起来，拎回了卧室：“哪来那么多问题，睡觉了。”

“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睡！”Morty大叫着，晃着唯一可以摆动的双腿。EM本来不想理他的，但是Morty躺在床上投来的目光实在是太过哀怨，好像提前给他定下了抛妻弃子的罪名。

“……我不好意思行了吧！快闭眼别看了，烦人精。”EM闭着眼，耳朵红得要滴血，Morty摸了摸EM的耳垂，比指尖的温度感觉要高出不少，他偷笑着，暗暗打趣EM居然也有不好意思的一天。EM抓住在他耳边摸来摸去的手，把Morty不老实的手指摁在床上，十指相扣，密不可分。Morty看着交握的两只手，抬头看见EM微微翘起的嘴角，额头抵着他的肩膀，闭着眼坠入了睡梦之中。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EM已经不在床边了，Morty抬起左手，戒指还在那，不是梦，他笑了起来，裹着被子在床上打滚，还没滚够就被人从被子里拎了出来。

“床铺都被你搞得乱糟糟的，醒了就起床。”

EM抱着臂，用机械钳夹着Morty的衣领把他从被窝里拖出来，Morty哦的应了一声，定睛一看EM的左手无名指根亮亮的。他扬起眉毛，嘿嘿笑了起来，扭动了几下从机械钳上挣脱下来。他光着脚跑到EM面前牵他的手，紧握着他的左手抬起手背，一模一样的戒指。

EM撇开脸不看他，脖子还是控制不住地泛起粉红，Morty没继续刺激他，牵着他的手找拖鞋，手指挤进指缝里，戒指已经被体温捂热，金属质感硌着他的皮肤，反倒是更让人有些不适应。

或许这就是甜蜜的负担，Morty想。

在餐桌上，密钥就像个摆件一样被随意放在一旁，Morty余光扫到了，想起来昨天没记得问的问题，一边吃早饭一边问：“这颗星球现在真的是我的了？”

“密钥在你那就是在你名下。”EM在一旁泡咖啡，没一会房间里氤氲着一股淡淡的咖啡香，黑咖啡微苦的气味让Morty没忍住皱了皱鼻子。

“那你怎么去办的手续？我的意思是证件照，基因认证之类的。你找人造假了吗？还是花钱托关系什么的？”Morty好奇地看着他。

EM转过身，看着他的表情很微妙，看上去颇五味杂陈，带着一点无奈，一点疑惑，一点无言：“……我摘了眼罩去办的手续。”

“什么意思？”

“你早上洗脸的时候照过镜子没有？还没发现我们长得一模一样吗？而且不出意外的话我们都叫Mortimer Chauncy Smith，共用同一套基因。”

“我都忘了……说实话，跟你谈恋爱之后我就对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没什么概念了，有时候还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Morty移开目光，摸了一下鼻尖。

“你这话听起来真自恋。”EM抬起杯子，喝着咖啡，用杯沿遮住自己翘起的嘴角。

Morty迟缓地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眨着眼羞红了脸，低着头用叉子折磨盘子里的煎蛋转移注意力，脑袋快钻到桌子底下。空气很安静，EM将生活区和实验室分得很开，量子仪器运作的一点动静都听不到，只有刀叉戳着餐盘的声音，还有咖啡机微不可闻的嗡鸣声，这种淡淡的恬静让Morty觉得很放松，舒服得忍不住懒散起来——没有突如其来的冒险，莫名其妙的外星生物，一切的都是有序的，稳定的，平缓进行的。

EM划着光屏，大概扫了一眼实验数据，没抬头：“你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吗？”

可以在宇宙里自由的乱窜，去发现，去经历，我们毫无意义地在多元宇宙里到处闲逛，但意义对宇宙来说本身就没有意义，可你也可以发现一个喜欢的星球，然后占为己有。所有的一切都出自你的本心，再也没人强迫你，推着你，你只是你。EM没有把这些话说出口，他只是划着屏幕，显得很不经意地提起。

Morty停下动作，终于放过那个千疮百孔的鸡蛋，把它塞进嘴里，想了一会，咽下嘴里的东西，认真地说：“喜欢的。”

“那留下来吧。”

“我，我还在上学呢……”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放弃和Rick加深这种不健康的关系，回来继续掌控你自己的人生。”EM仍然没有抬头，只是一味地低头处理数据。

“我的人生已经不能失去冒险了……”“他能给你的冒险我也能给你。”EM终于抬眼看他，随手指了指传送枪的方向。

“不是的，EM，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不只是搭伙冒险那么简单。我不能没有Rick，Rick也不能没有我。我，我们是家人，离开他……Rick绝对会疯掉的。”Morty扭开头，不自在地摸着手臂，刚才安静平和的氛围突然降至冰点。

“哈……随你吧。”EM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没接着问，垂下眼继续处理他的实验了。

“……”

“EM。”

“嗯。”

“……你生气了吗？”Morty惴惴不安地看着他，EM盯着他有点坐立难安的姿势，闭上眼深深吸了一口气：“没有，我也差不多料到了你的答案。”

“对不起……”

“不全怪你。”EM看着他，心里将Rick剁成了一团烂肉，起身给他倒了牛奶，轻轻挠了挠他的下巴：“吃完我们出门。”

宇宙抛开那些星球的尘埃也只是一团在时间线上缓慢前进的虚无。既然一切都变得唾手可得，那获得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最后又会不受控地走向毁灭，那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站在时间与空间的法则里，历史变成了一只衔尾蛇，你无法避免地跟第一次尝试制造打制石器的猿人重叠，长久地凝视着同一个奇点。思考不是人类的私产，却无疑是上帝造给人类的第一根肋骨，也是他打开潘多拉魔盒后飞出的第一个灾祸。

Rick走入这条河流，意味着EM也注定会踏入同一条冥河，但他见过也了解一个旷世的天才陷入虚无主义之后的毁灭有多恐怖。EM明白意义是由人赋予的，这不是一个哲学难题，他不允许自己陷入任何被动的地位，于是“自救行动”开始了。EM给自己最好的物质条件，第一课就是享受生活，同时也没忘记到处冒险，这些经历一样精彩，并不比他留在Rick身边时的那些差，甚至说得上更好，他可以主动选择，他控制着继续和停止的分歧点，想要的都轻而易举地得到了。

可真奇怪，他的内心并没有被填满，那只毒蛇一直嘶嘶鸣叫着：“你仍然空虚，为什么不找个人陪伴你呢？”

红苹果在欲望的深处泛着诱人的光泽。

我不需要。EM冷冷地想，我不需要罗宾，只有那些不毁灭什么就活不下去的老东西才会需要一个怎么甩都甩不开的尾巴。

你当然不需要谁做你的罗宾，你没兴趣也没必要，但这好像不太一样，爱不是这么一回事。

你盯着他的侧脸时，后知后觉地发现。

冒险按照演算过的既定轨迹发展着，但EM还是忘记了Rick到底多么不可预测，在回程路上，Morty的手机亮了起来，是Rick打来的电话。Morty下意识想藏起手机，但是EM已经转过头看着他，眉头死死皱着，明显的不悦。

“万一，是有什么急事呢……”

“你接，如果不是地球要炸了这种急事，我现在就掉头去给他制造一点急事。”

Morty咽了咽口水，反倒开始犹豫了，毕竟老头说不定真的是喝大了给他打骚扰电话，EM却没给他继续犹豫的机会，抢过他的手机点了接听。Rick的虚拟投影出现在手机上方，脸上伤痕累累的，动作看起来似乎在狂奔。

“Rick？！你怎么……”

“Morty！！快来救我！我被一群超大的蝙蝠人围攻了！”Rick在电话的另一头扯着嗓子大喊，看起来十分狼狈。

“你现在在哪你的坐标——”“不许去！”

Morty着急的话被EM打断，Morty愣愣看着他，只见他脸色比接电话时更难看，眉间的褶皱可以夹死不止一只苍蝇。他把Morty往旁边一推，凑近手机对着Rick不满道：“You fucking asshole! 传送枪呢？就算丢了砸了不能用了，蝙蝠人畏光畏热畏高频声波，你难道不知道？植入体废了还是怎么了？非得打扰我的约会干什么？你多大了这么离不开人？！”

“你这混蛋！你怎么这么冷血无情！没看到我现在受了伤吗？！而我只是想要我的外孙过来给他外公搭把手，你小气的可以啊！Morty我把坐标发你手机上了，你之前想要的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受欢迎的药剂只差这个蝙蝠人的尿液，所以我去……”EM没等Rick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

“EM！”Morty急忙想要拿过手机回拨，EM抢先一步拿走手机举到一边，Morty够不着，扑到EM身上抢，手脚并用踩了EM好几脚，EM实在是受不了了，用机械臂捆住他把他固定在一旁，黑着脸把身上的脚印拍掉。

“你没发现他在控制你吗？明明可以让自己脱离险境却偏偏还是要利用你的愧疚。你难道觉得他是真的需要你？他只是单纯觉得你的注意力被别人抢走了很不爽！”

“可是他看起来就是在很危险的境地！就算他是胡闹也不应该付出这样的代价吧？他看起来可能随时会死！”

“死？要是那么容易死早八百年前他就已经没有全尸了，在遇见你之前难道还有一个专门接他电话的Morty去救他？有凤凰计划死不了你放心吧。”EM感觉自己额头上的血管都鼓了起来。

Morty哑声了，没继续挣扎，EM看他终于老实了，把他放在一旁的座位松开。Morty低着头不说话，眉眼恹恹的，表情很失落，EM张了张嘴，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两人之间一直僵持着，但不太像吵架，更像EM单方面生闷气跟他冷战，而Morty一直神情恍惚，心不在焉。一直到了入睡的时间，Morty才像是终于回神，主动凑到EM旁边，把自己的手放在他掌心，EM注意到他的动作，淡淡地看着他，Morty什么都没说，只是柔软地笑了笑。EM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闭上眼，握紧了他的手，Morty的脉搏从血液的一端传到隔着皮肤的另一端，渐渐趋于相同的频率，仿佛他们共用同一个心脏。可同一套基因运作的产物尚且分化成两个不同的人，更何况两颗同床异梦的心？

半夜EM突然惊醒，他下意识朝旁边看，没人，他摸了摸床榻，还是温热的，人刚下床不久。

操，他心里暗骂一声，火速下床快步走向实验室，刚靠近门口就听见里面动静不小，门一打开，他就看见Morty摆弄着用他的传送枪，地面上已经打开了传送门，金色的传送门散发着淡淡的辉光，Morty听见他的动静，吓得差点跳起来，转过头，金色的光芒勾勒着他的轮廓，EM知道自己的表情一定非常难看，Morty害怕地看着，但仍然抱着传送枪。

EM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控制住没让怒火焚烧了自己的神智，他感觉自己头疼得厉害，缓了一会，尽量控制着表情和语气，试图表现得心平气和，他压着怒火，伸出手：“不许去，把传送枪还给我。”

Morty很慌张地手足无措了一会，最后动作停了下来，表情逐渐转为坚定。EM看他这幅表情就知道事情不对了，他咬了咬牙，握紧了拳头，朝Morty走来。

“不，EM。”Morty后退了一步，对着他摇摇头，EM停下来，定定地看着他，眼神里全是不可思议，一股难以名状的恼怒从心底升起，几乎要将他的理智碾为齑粉。

“如果那通电话是你打来的……”

不行。

“你说着跟Rick一模一样的话，可能是为了控制我，或者情感绑架我。随便什么吧，我不在乎。”

不行！

“我，我也会偷Rick的传送枪来救你的。”

你怎么敢这样对我？

Morty顿了一瞬，浅浅吸了一口气，郑重地说完，毫不犹豫地跳进了传送门，EM猛得冲上前，传送门却刚好关闭了。

你怎么敢这样对我！

“Fuck！！”EM终于控制不住大声骂出声，第一次完完全全地理解了目眦欲裂的含义，愤怒在他的胸腔里燃起可以将整个宇宙焚烧殆尽的恨意。

凭什么？凭什么！

他的拳头重重砸在控制台上，力度大得控制中心差点开始发警报。EM感觉自己额头上的青筋要涨破皮肤，头脑发胀，太阳穴突突地跳着，指甲死死嵌入掌心。他喘着粗气，胸腔剧烈起伏，喉咙发出破风箱般的悲鸣。过了好一会他才直起腰，颤抖着缓缓松开拳头，掌心上刻着几个月牙一般的痕迹，他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掐痕，怒火中烧的感觉让他几乎感受不到疼。

EM觉得自己应该是疯了，他在极度的愤怒中找到了一丝平静，让他的头脑清醒，接替他的身体去行动，他仔细检查了一下实验室：传送枪被拿走了，这个简单，最关键的是防止他跟过来Morty还把手机也带走了，EM觉得自己大脑一刻不停地嗡嗡响，他机械地喘着气，怎么办，眼神瞥到手指上的泛着光戒指……哈！他咧开嘴笑了一声，脱下自己的戒指，将它放入一旁的容器，他在Morty的戒指里同步量子跨纬度定位，能实时反馈他的位置和身体状况。很快显示屏上出现了Morty的实时方位，EM从工具箱里拿出了可以做传送枪的材料。

另一边，Morty从传送门里掉了出来，放眼望去是各种诡异的山洞入口和参天的枯木，活像恐怖片里的场景。God，这是哪啊，Morty挠挠头，Rick给他的坐标如果是正确的，那应该就在这边，他环顾四周，却没有见到Rick的踪迹。Morty试着到处找了找，仍然没发现任何动静，周遭静悄悄的，让Morty寒毛直竖。不对，很不对劲，Morty脑内警铃大作，站在原地摆出防御的姿势，没敢动。突然有一股热乎乎的腥气扑在Morty的脖颈处，他甚至没有回头看，拔腿就跑，身后果然响起了蝙蝠人嘶吼着追逐的声音。

“Rick! ! Where are you?!! ”Morty绝望地大喊，祈祷着Rick像天神下凡一样出现，但很显然上帝的业务范围不含括这颗星球。

死老头你到底在哪啊啊啊！我要被吃掉了！Morty心里无助地尖叫着，没注意脚下凸起的石块，脚下不稳，左脚绊右脚猛地摔在地上，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才堪堪停下，他挣扎地撑起身体，狼狈地趴在地上。后面传来的咆哮似乎近在咫尺，更糟糕的是他刚刚听见什么东西咔嚓了一声，Morty来不及思考什么东西碎了，下意识抬起手臂挡了一下。但预想之中的疼痛没有到来，反而是重重咚的一声之后只剩蝙蝠人狂怒的嘶吼，Morty又害怕又好奇地转过头睁开眼，发现自己周围亮起了淡蓝色的力场护盾，把蝙蝠人的攻击拦在外面，还没等他搞清楚力场是哪里来的，一道激光击穿了蝙蝠人，血肉和内脏碎片溅开，Morty的睡衣上很快粘上点点褐色印记。

“Morty！你怎么来了！我刚刚听到一个声音很像你没想到真是你。我去酷啊，你哪来的力场护盾？我记得我没给你装。”蝙蝠人的尸体倒下，露出后面Rick的身影。

“不是你叫我过来的吗？什么力场护盾？可能是EM趁我睡觉的时候改造了我？我不知道……”Morty惊魂未定地看着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和血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什么叫不知道，你就这样没防备吗？不过我还以为EM不会让你过来。”

“他确实不让我来，我偷了他的传送枪过来的。”

“What？！他现在肯定气炸了，要把我碎尸万段了。当然你也完蛋了。”Rick这样说着，脸上却满是得意和幸灾乐祸。

“别笑了，这都怪你，我们快走吧，现在回去EM说不定还不会那么生气。”Morty苦着脸从怀里掏出传送枪，脑海里浮现出走之前EM那个愤怒的神色，八成是真完了……

虽然Morty一向很倒霉但是他没想到真的能倒霉成这样，他刚刚听到的咔嚓声居然是传送枪被他撞坏的动静，但它外壳完整，不知道是内部的哪个关键零件错位了，导致一直报错。他递给Rick，意味很明显：都是为了来找你才弄坏的，你得修好。Rick还没接过，就听见远处又传来嚎叫声。

“我们先去飞船那。”Rick严肃地拉上Morty就跑。

他们俩一路狂奔，但追逐的声音反而越来越多，没办法直接回到飞船，爷孙俩人只能找了个树洞先躲着，这里的枯木材质特殊，可以抵挡住大部分声波探测。但大概是Morty身上同类的血腥味，狭小的树洞口很快传来蝙蝠人的抓挠声。

“怎么办啊Rick！”Morty死死抓着Rick的袖子，惊恐地盯着蝙蝠人伸进来的爪子。

“等你从克隆舱里出来的时候把培养液吐了就好，记得呼吸。”Rick也惊恐地盯着树洞口，很快窄小的洞口被撕开，容得下一只蝙蝠人进入。

爷孙俩抱成一团，齐齐尖叫了起来，但蝙蝠人反而没了动静，保持着嘶吼的姿势，堵在洞口，遮住了大半光线。他们俩还没反应过来，蝙蝠人的胸口突然刺出一个机械钳，接着就是尸体被甩到一边，骤然亮起的视野让Morty的瞳孔猛得一缩，他眯了眯眼，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EM怎么在这？还穿着宇宙防护服，气喘吁吁地看上去刚到这……

“出来。”EM的脸色看上去很平静。

Morty感觉到自己的背被人用力推了一把，他回过头，Rick又推了一下他的肩膀：“找你来了，我就先不过去了。”

Morty咽了咽口水，从洞口慢吞吞地爬出来，地面四周都是蝙蝠人的尸体。EM抱着臂看着他，就在他开始不耐烦想要把Morty粗暴地拉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只以极高速度飞扑过来的蝙蝠人，它剧烈地扇动着蝠翼，爪子重重盖在EM的左脸上，把他撞得往后退了好几步。

EM低头捂着被打到的半张脸，甚至都没抬头，举起手臂弹出量子炮就轰掉了那个蝙蝠人的脑袋。真倒霉，EM像眼睛里进了异物一样，闭着眼动了动眼球，爪子的击力破坏了眼球内部的结构，虽然很快就修复好了，但透明的机油还是顺着伤口流出来。他试图睁开眼，眼前一片朦胧，眨了眨眼，机油顺着他的动作从眼角滑落。

“EM？！你受伤了吗？怎么哭了？”Morty冲过去扶着EM，急忙去看他的脸，没有明显地开放性伤口，EM怔怔地看着他，瞳孔涣散，左眼还泪汪汪的，一副面无表情流泪的样子，Morty立马慌了起来。

“你怎么样？是不是很痛？”Morty扶着他的肩膀，语气很着急，EM对着他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没受伤？那不会是疼哭了吧？

“……我没事，这些是类水机油。”EM甩甩脑袋，语气平平地说。他抹了一把左眼，把流出的机油都擦掉，除了眼底还亮晶晶的，根本看不出他刚刚才被几百斤的蝙蝠人重击过。

所以果然还是很疼的吧！Morty仍然担心地看着他。EM没继续解释拉着Morty往飞船走，力度大的几乎是拽着他，Morty看着EM紧绷的下颌角，又回头看了一眼Rick躲着的树洞。

“Rick……”

EM闻声停下脚步，回过头只是静静看着他，Morty望着他平静的脸，张着嘴失声了，很识趣地没再继续问。EM见他没选择继续说，牵着他回了飞船。他在后面跟着，无言地垂下眼，乖乖看他打开传送门，把飞船开了进去。

到了基地EM也不跟他说话，只是拿着仪器扫了一下Morty，见他虽然浑身上下灰扑扑的，还有一些可疑的血迹，但是没有特别大面积的伤口。

“坐。”EM低着头调试着医疗器械。

Morty老老实实地坐上椅子，EM半跪在地上拉起他的裤脚，医疗枪对着他膝盖的擦伤扫描着，很快在红光的修复下，皮肤表层裂开的伤口逐渐缝合长好，皮肉收缩的感觉让Morty觉得有点痒，忍不住想要收回腿，刚动就被EM抓着敏感的膝盖窝固定住。

“别动。”

“EM……你生气了吗？”Morty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但他打心底觉得自己算情有可原的，可是EM生气也一样情有可原……

EM抬头，神色很淡，没什么表情地将手搭在自己膝盖上：“你是不是觉得说完那些话之后跳进传送门里很帅？”

“不是，我……”

“你知道吗要是我我就不会给你打电话，少把我跟Rick比。”EM低下头，站起身，又把他的袖子撸上去，继续修复他手肘上的擦伤。

“听好了，即使是我也不值得你冒着生命危险来救。”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Morty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皱着眉朝他喊。EM好不容易压抑下去的火气又被Morty挑起来，他在去坐标点的路上对着自己说了一千万遍：Morty都是这样，自以为是，没原则，但他天生如此，自己只需要多些耐心。

耐心。耐心。耐心。耐心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

EM再也装不出那副无所谓的模样，他捏着Morty的下巴，眼神很尖锐，语气嘲弄：“我当然有资格这么说，没有人值得你去交易你的疼痛。而且你真的觉得自己很有用吗？你来了除了让我分心以外又有什么作用呢？你懦弱，冲动，总是情绪大于思考，你难道忘记自己闯了多少祸，害死了多少人？是啊，我是‘Evil’，那你呢？那些人好歹为了某一目的而死，又有多少人死在你毫无逻辑的行为之下？”

“你……”即使Morty知道EM说的都是真的，但他的内心仍然不甘地挣扎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比你崇拜的Rick更讨厌。你为什么总是学不会从一段有毒关系里脱身？哪怕只是单纯地对Rick不合理的指令说不？你就这么离不开他，难道你一定要被谁需要才能呼吸？”EM的声音控制不住地拔高。

Morty第一次见EM这么愤怒，甚至有些歇斯底里的意味，但他却什么都说不出口，EM尖锐的质问冲走了所有的辩解，只留下裸露在EM怒火之下的，他怎么都无法掩饰的那部分自己。EM收回手，捂着胸口，睁大眼盯着他，几乎是口不择言了：“那我呢？难道我需要你不算需要吗？我已经跟你说了无数次，Rick就是个烂透了的混蛋，他一直在透支你的健康，你的精神，你的一切。他操控你的情绪，对待你的人生还不如一个玩具，他怎么敢？！那是你的人生！他把你当消耗品一样对待，难道你觉得那是爱吗？那是需要吗？我好想让你逃离这一切，但是你为什么总是不听话？”

不是这样的。Morty眨眨眼，眼前的一切都朦胧了起来，他眼眶酸胀，眼角很快红了。他想表现得坦然一点，可眼泪已经抢先夺眶而出，他紧紧抓着大腿上的布料，慢慢低下头。

“你以为我很想管你吗？说到底你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就是忍不住想救你，我根本做不到对你的痛苦视而不见。你不正常，为什么我也病了？”EM看着他，突然勾着唇笑了，他发现这一切很可悲，又很可笑，但最可怕的是他仍然心甘情愿。Morty摇摇头，泪珠像断了线的珠子，重重地砸在自己的手背上，他抬起头，抓着EM的手，泪痕像一条曲折又充沛的河流，在脸上留下湿润的痛苦。

“我好想恨你，哪怕只是不在乎你也好，好像这样我说这些话就不会痛苦。但偏偏我爱你。凭什么？”EM低头看着他哭得惨兮兮的脸，手臂紧绷着没动。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EM抬起手，扶着Morty的肩膀无力地低下头，觉得自己头脑发胀，晕乎乎的。我大概是真的疯了，他轻轻喘着气，很快又抬起头认真地看着Morty。

“早知道你会变成这样……当时在瑞城我就应该直接把你带走。”

EM发现自己的鼻头好酸，他歪着头看着Morty，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得慌，逼他哽咽，难道我真的病了吗？他想着，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切了起来，他跟世界之间隔上了一道名为悲伤的薄膜，很快这些痛苦和心碎都化

成一滩小小的水滴，聚在眼角，直到他再也攒不下那些悲伤，泪珠顺着脸颊滑下，泪痕泛着点点光泽，折射着晶莹的难过。

“……被骂的人是我吧，为什么你哭了呢？”Morty抬手，脸上满是泪水，看见他哭，自己反而笑了。他摸着EM的脸，用大拇指蹭掉了那一滴眼泪，EM歪了一下脸，把脑袋完全搭在Morty的手掌上。

“这是眼泪吗？还是机油，冷凝水或者其他液体？”

“即使是成分相同的水液也不能称之为眼泪吧。”EM带着鼻音，声音低低的。

Morty轻轻笑了一下，收回手，又蹙起眉，表情看起来很悲伤，EM直起身，Morty连忙抓着EM的手腕。

“对不起，但是，EM，我不后悔，我可能后悔了很多事，但唯独这一件是我主动选择的，我不后悔。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的，对不起。你们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不一样的重要，无论是什么样的代价都是我自愿承担的。”Morty只是摇着头，语无伦次地道歉。

“很抱歉我让你这么痛苦。对不起，我无意让你这么难过，但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不是惩罚。”Morty把脸埋进EM腹部的衣服里，脸庞贴着冰凉的布料，愧疚和痛苦的泪水在表面洇开，像一滴雨水的痕迹，EM却忽然觉得防护服上的布料变得好重，仿佛他淋了一个世纪的雨。但这些只是眼泪，仅仅是一个Morty的眼泪，为什么会重到他四肢也跟着灌了铅，做不到推开Morty，然后像他脱离任何一段关系一样轻松地走开？

难道这也是爱？难道就因为我爱你？EM低头凝视着那个让他欢愉又让他痛苦的源泉，最后还是抬起了手臂。我爱你，所以即使是这样深刻的痛苦也可以接受？他伸出手用力抱着Morty的脑袋，轻轻摸着他的头发，戒指硌着EM的皮肤，那是一种幸福又沉重的枷锁。可我不害怕痛苦，所以如果因为我爱你才感到如此的疼痛，那么爱本不该是一件让人害怕的事。Morty，我敢发誓，这条誓言将跟我婚礼上交换的誓词并列——我确信当我决心咬下这颗红苹果的时候，心里想着的是上帝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

“你果真无可救药。”EM垂着眼，搂着他的脑袋低声说，任由眼泪被重力拽着下落。可我也是，我一样不可理喻，那你呢，你也爱我吗？以至于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开我的手？

Morty抬起头，脸贴着EM的腹部，露出一个软乎乎的微笑，明明眼窝还积着那些稀释过的委屈和难过。

“我以后会听话的。”他握着EM的手指，轻柔地吻他的指尖。

“对不起。我爱你。”

晚上Morty的眼睛仍然又红又肿，睡前EM拿了两个冰袋给他敷眼睛，Morty闭着眼胡乱摸着，摸到了旁边坐着看书的EM，拍了拍他的大腿：“你刚刚是真的哭了吗？”

“老实敷你的。”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我对你发过誓了。你话怎么这么多？我要再拿一个冰袋把你嘴堵上。”EM的声音很近，似乎是凑到Morty耳边咬牙切齿地说。

“所以你原谅我了吗？”

“没有。”

“哦……好吧。”Morty闭嘴了。

“但我想明白一件事，反正我是不会放弃让你离开Rick的，这没得谈，但我现在当务之急是改变一下你的认知。”

“什么？”

“哪天你被Rick这个混蛋抛弃了，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来找我而不是哭唧唧地去找他。”EM语气淡淡的，又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Morty拿开冰袋，盯着EM的侧脸看了好一会，翘着嘴角去抱EM的腰。

最讨人厌的黏人精！我干嘛没事找事去管他！EM狠狠地瞪着Morty，扶着他的脑袋半天也没把他推开。

Morty被全须全尾地还回去了，Rick给他做了一遍全身检查，确实都是原件。

“你们没吵架？我都准备去救你了，因为我猜他可能会送一个假的你回来，然后在这个假Morty里塞满炸弹。”

“才没有，EM没那么小气！你不许这么说！”Morty还心情颇好地向Rick展示他星星做的戒指。

“少得意Morty，不就是量子定位，力场植入，生命活动检测，你外公早几百年就用烂了，他现在还在拿这些东西哄你开心。”

“说什么呢？这是我的情侣对戒。”

Rick表情瞬间像吃了一只苍蝇般恶心，对着Morty噫了一声，把他赶去学校了。

Morty在学校的一整天心情都很好，他美滋滋地上完了课，连数学老师的挖苦也不放在心上，下课铃响，他步履轻盈地漫步在走廊上，时不时伸出手欣赏自己的戒指，昂首挺胸的样子巴不得所有人都注意到他手指上的不一样，然后凑上前问：Morty！你的戒指这么漂亮，一定很特别吧？

当然不一样！这可是星星！他一边想着一边哼着歌打开了储物柜——各色鲜嫩的花像云团一般挤满了他的视野。

Morty敢保证他的身后一定聚满了人，更夸张的是甚至有闪光灯在背后亮起，他呆滞在原地，愣愣地转过头，看见他身后的女生捂着胸口，眼含感动的泪光，语气羡慕地说：“How romantic!”